



## 尋寶

林芳萍

山路的右側，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下的溪流。溪水瑩瑩剔透，像水晶般閃閃奪目，溪底的鵝卵石又圓又光滑，摸起來像壁玉般冰冰涼涼。

山路的左側，是綿延的鬱茂山林。生長著不同的樹和各類藤蔓，像一面翡翠屏風，只隨四季變換著深淺的綠。

再蜿蜒而上，出現岔路。車子一個轉彎，行入了山後。這時，視野豁然開廣，農家紅瓦矮籬在陽光中閃爍著金玉光輝。

阿媽家就在眼前了！

這是我離開童年生長的地方，上台北念書後，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回來這裡。

下了車，走在鄉野的小徑上，幾個孩子蹲在路邊玩。其中一個見了我，高興地飛奔過來。我摸摸他的頭，說：

「走！我畫了一份藏寶圖，我們回家玩！」

我牽著小堂弟的手，穿過竹林，走過廟口，不向左轉也不右彎，筆直朝前走去。尋寶圖的終點是一幢三合院的紅瓦房。

我對著屋內大聲喊著：

「阿媽！我回來了！」

把換洗的衣物和必備的用品裝進旅行小背包裡，再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張公車票，緊緊地握在手裡。我對著鏡子戴上了棒球帽，跟鏡中的自己說：

「走吧！出發尋寶去囉！」

小背包裡有一份尋寶圖。因為尋寶的路途又長又遠，所以這份尋寶圖是一張很長很長的紙條，像底片和圓筒衛生紙那樣捲起來，再用橡皮筋圈住。打開的時候，只露出三條岔路的地點，讓人有不同的選擇。

我站在路口的站牌下，選擇了一輛能載我前進到目的地的公車。遠遠的，車子從縱橫交錯的道路開過來了。

尋寶圖上畫的路線也經過了巧心的安排。有時歧路分岔，有時又相互交會，一左轉進入了黑暗的森林，一右彎又到了明媚的百花村。這種豐富多變的尋寶過程，是最喜歡的遊戲之一。

車子沿路緩緩駛近，我招一招手，跳上車，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。陽光從窗外伸進來，金色的大手摸摸我的頭，彷彿在說：「很好，很勇敢！」

我把背包移到胸前，兩手抱住，隨著車子行走如在紙上探索的手指，慢慢舒展了記憶的尋寶圖……。

當車子由市區穿出擁擠的柏油大道，往郊外的山路走去時，四周的景物也開始釋放出寶物的光彩了——

## 鞋匠

謝武彰

路口小郵局走廊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擺了一個修鞋攤。主人看起來像是一個退伍老兵，或是流落在台北的異鄉人。白白短短的頭髮，戴著一副粗黑框眼鏡，嘴上的截香菸，不停的冒著灰白的煙。由於他經常低著頭工作，他的樣子，我是熟悉的；他的容貌，我是陌生的。每次去郵局寄信的時候，總會看到他低著頭，敲敲打打、縫縫補補、貼貼黏黏，修整著各式各樣的鞋子和雨傘。

而這老鞋匠，也是頗有個性的。例如，他為修鞋攤子定了營業時間，並且用毛筆寫在工具箱和儲物箱上。營業時間之內，他一定在；營業時間以外，他一定不在。他在的時候，敲敲打打；他不在的時候，由一副不太精密的大銅鎖，來抵擋小偷。我一直覺得，他頗有藝術家的個性。如果機會夠好，他應該具有管理一家公司的能力。

我對鞋匠有更深的認識，是我的涼鞋帶子斷了的時候。我把鞋子交給他，他停止了手上的工作，先幫我綁帶子接上、縫好。然後，再用鐵槌在修補的地方，一陣敲打，又拿起來看了又看，才把鞋子還給我。我問他：

「多少錢？」

他笑著對我說：

「十塊錢。」

因為身上沒有零錢，我拿了一張五十塊錢的紙鈔給他。鞋匠看了看，又笑著對我說：

「您沒零錢嗎？我也沒零錢。那就下次再給我好了。」

他說話的表情，認真而誠懇，略黑而布滿皺紋的臉，一副完全信任我的樣子。我對他說了謝謝，心裡想：一定得趕快把這十塊錢還給他。他這麼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讓他失望。而這也證實了我原來的想法，他是有一點與眾不同的。

往後的一、兩天裡，我兩次路過修鞋攤，不巧，他都不在。沒別的原因，正好都是他不營業的時間。第三次，我算準了時間來到鞋攤，看到他正低著頭，忙著修一雙高跟鞋。我把握在手心上的十塊錢銅板拿給他，並且向他說明，是上次欠他的。想不到，他卻說：

「你欠了我十塊錢？真的有這回事嗎？」

原來，他已經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了。把它掛在心上的，是我自己。他看我態度十分肯定就把錢收下，笑著對我說：

「謝謝啦，先生。」

我對他笑一笑，也謝謝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想，他有點像一位智者。完完全全信任別人，把別人的虧欠忘得一乾二淨。畢竟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